

十月与金秋相连，金秋总是收获感满满的季节。缤纷点染秋天，欢喜的人们常会想起发生在从前的一幕幕。想着想着，心暖了，也静了。本期，我们从十月出发，从投稿中择选几篇美文，一起品读他们流淌在记忆里的与秋天有关的那些瞬间。

遥远的野山坡

文/赵航

我跳下车站定，等待领队出发的指令，突然瞥见不远处有一道花影甚为眼熟。我几步跳过去，真的是猪毛菜！它长在土坑边缘，形单影只，却兀自光艳，撑着一串串玫瑰红的小灯笼，照亮着那方寸之地。

它不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念它。它在最干燥、最荒凉的地方，以一片花海的方式，点亮过我童年的双眸。

那天中午，臭咕咕飞飞停停，故意逗我，我气性上来，就追着它一路向南，在山脊打了一个弯后，我已经跑出很远，远得看不见我家的房子。

荒山秃岭间，臭咕咕突然隐了踪影，藏了叫声。我心想，臭咕咕也许藏在哪块石头后面，便向山坡下一瞧：一山坡的猪毛菜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窝，橘黄色的、紫红色的、浅粉色的，那么铺张、那样烂漫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啊！土地如此干燥，阳光如此浓烈，它们却可劲儿地开花，一丛便是无数。我第一次知道，除了山谷间大草滩上的花妖草仙，另有数万朵野花在砾质山坡上兀自绽放。

我忘记了臭咕咕，对一株紫红色的猪毛菜下了手，毫不客气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于是带着它回家，问我妈。妈妈先摇头，又说可能叫“串串香”，这是她现编的名字。妈不知道，就问我爸。爸是高中生，比只上过初中的妈妈学问大。等爸一下班回家，我便急着问他。

他接过猪毛菜，走到屋子中央，就着微黄的灯光，翻来覆去地瞧。我盯着他的脸，看到他鼻梁上、脸颊上的煤粉，似乎一吹就能吹掉。妈妈让我离爸爸远点，他刚从深黑的煤井回到地面，让他好歹洗干净。她怕我挨着爸把衣服弄脏了，她又得受累。我爸说叫“一枝红”，说完便笑，一嘴白牙，分外醒目。我瞬间知道了，他和我妈一样，都是现编。

“好好读书咯。以后上了大学，就懂得多了。”他接过妈妈从屋外炉子上提回来的一壶热水，留给我一个黑黑的背影。

泉边的野花野草我认得几种，都是大人教的。大人不知道的东西也很多，我们常常将无知还给无知，继续过着日子。

到底是新大陆的发现。第二天，十几个孩子跟随我直奔那个山坡，一通哇哇叫后，新鲜劲就过了。男孩子不嫌累，打听臭咕咕飞去的方向。我们翻过了两座山，没有新的发现，山坡上除了石头，还是石头。

我的目光无数次攀爬上更远的山，越过层叠的山峦，想象山那边的世界。那边的世界，是像谜一样的蓝紫，模糊一团。我家所在的小煤矿，隐在山中段的一个褶皱里。东西南北，抬头见山。硬的山，冷的山，枯黄的山，铁青的山……有多少勇敢的植物跟上了它的呼吸？

在砾质荒漠扎根开花，又以缤纷点染的秋天，说勇气、顽强、坚韧，猪毛菜不比谁差。若说到吃苦，说到坚忍，在那偏远的山沟里，谁又不是呢？

那时，工人们用镐子一下一下地刨，用铁锹一下一下地铲，用手推车一车一车地推，愣是从地下挖出黑金子，运出来，成堆地摆在场上，再装上汽车拉出山外。他们的工作危险、耗费体力、没有防尘措施，他们要在下班后才能直起身子。

生活是冷峻的，也是温柔的，当父亲带着满脸的煤灰和疲惫回到家里，当母亲因为多挣了几角装车费，高兴地说给我们听时，他们跟所有的抗旱植物没有两样——在生存面前，永远抱有开花结果的意志。

这种认识，是岁月给的，也是猪毛菜给的。因而，对一切出现于荒野上的植物，我都感激。当我在远方扎根落户，成为一个城市居住者，我仍旧常常想起猪毛菜。它名字虽俗，花却不俗，性情亦不俗，那串串怒张的小花朵，是献给造物者的不屈之物。



图/李彬

很久以前(外二章)

文/刘义彬

偶入那条小巷便成了开始，开始的时候总是秋天。

没有相识，没有相知，甚至没有一次真正的对话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偶遇和小鹿般躲闪的眼神，时不时扣动你心底惊喜的琴弦。

是否秋天萌芽的故事都熬不过凛冬的严寒，当她的背影不再出现在小巷的深处，怅惘如期而来，叹息声从心底悄然升起。

那暮色中一缕缕掠过眼前的薄雾，暗喻着故事里深深的佛意，如智者笔下的诗行。

年轮层叠，时光掩埋了很多的记忆。

那些片段的情节和纷扬的情愫，回想起来是那么温馨，那么迷离。

那些日子

茫茫岁月无始无终地缓缓推进。

那些日子，隔我是愈来愈远了。

那些迷茫的日子，那些绝望的日子，那些以泪洗面的痛楚的日子。

在我生命中一浪又一浪滚滚而来的岁月里，被碾成细细小小的点滴，沉落于往事的深处，无法触摸，也无处追寻。

只当我独自静穆在异乡茫茫的黑夜中，默听故乡那些温暖的声音于夜空中深情地呼唤，而四顾无人，唯有我这颗孤寂的心依然跋涉在天海之角，无望地追寻我人生的归宿时，那些日子，那些刺目的日子，便从记忆的深处无声无息地悄然滴出，浸湿我绵长的梦。

在我短短的人生旅程中，有很多很多的人和事牵掣着我的心。

但是，那一个地方，那一条河的名字，那些注定要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的日子，烙在我苍凉的浪游之舟上却是异常地醒目。

它在我漫长的旅程中只用了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，但在我的心上，它永恒地延伸着，延伸着，伴我浪游的步履叩响此生所历的每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那些日子，自起程后，便无终点。

那些日子，自发生后，便无结局。

窗外正是黑夜

窗外正是黑夜，思念滚涌轰鸣。

恰如你离去时那个站台摇动的时分。

汽笛鸣响，你的泪水渐渐模糊。

你的身影已离我很远很远了，但此刻，那在我窗外夜空中朦胧地呼唤着的却是谁呢？

你的房子里空空如也，只有你那丝丝缕缕温馨的气息在暗黄的灯光下枝枝蔓蔓，一如我此刻慌乱的心。

往日那清晰却遥远的笑声，还有你惆怅的哭泣，在灯下，在房子里的每个角落，正莹莹地闪烁着，闪烁着，点缀着我无限的愁思和恐慌。

爱人，此刻你却在哪儿呢？

世界这么大，窗外的暗夜这么幽深漫长，你在哪儿呢？

挥别那个泪光盈盈的站台，挨过无数番揪心的日升月落，你窗口的身影至今再也不曾闪现，你屋子里的歌声再也不曾飞扬。

清凉的晚风如一首首沉郁的歌，从我空寂的房间掠过，冷冷地叩动我心的回音壁。

我翻阅着你的照片你的书信，沿着记忆的河堤在黑暗中寻觅，在你迷一般的身影中苦思冥想，却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。

只有一两朵如花的笑靥，在眼前闪烁，温暖着我的失落和惆怅。

我汨汨的思念已经干涸了，爱人。

我绵长的渴盼已经石化了，爱人。

桂林的雨

文/许宇萱

桂林的雨啊，“啪嗒，啪嗒，啪嗒”地落下。

漓江边氤氲的薄雾朦胧了对岸的青山，绿瓦青檐上挂着的雨丝将断未断……这场桂林的雨啊，仿佛美人娇怯的情影，欲语还休。

我随着竹排的节奏在江上漂摆。细密的雨丝一头扎进江中，平静的江面一时溅开无数涟漪，风轻轻贴上身畔，还夹杂着湿润的水汽、丝丝的雨。来上一壶茶，用起那古老而有韵的品茗杯，悠闲地靠在木椅背，欣赏船公使着细长的船棹将船推远，扬臂，收杆，推臂，放杆……伴着船顶落雨声切切嘈嘈，仿佛亲自置身于古代那与世无争的江南水乡，放眼望去水汽越发空蒙，此时才觉古人说的没错，真是能将湖水较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船身随风有节奏地轻晃，我跟着渔夫哼起了渔歌摇头晃脑，眼睛眯眯着，追随船边飘来的零星桂花瓣的身影慢慢粘上水面，只知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

岸上远远传来小贩的叫卖声：“桂花糕——卖桂花糕哟——”下了船，果真看见头戴一顶大斗笠的老爷爷坐在台阶上叫卖。白糯的桂花糕从蒸笼取出，混着雨时清新的泥土气息和淡淡的桂花香入口，富有弹性软糯的口感却并不粘牙，多嚼几口还能尝出大米的甘甜，算是十分正宗。

古老的巷子似乎总能放慢岁月流逝的足音，留存下人们淳朴的风情。

再向前走，烤鱼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一位老伯正搬了一张板凳坐在屋檐下烤鱼，不像城市里的男士那样挺着啤酒肚西装革履，他只着一件单薄的老年白背心，墨蓝色棉布长裤被卷起裤脚，跟着一双掉了些色的人字拖，翘着二郎腿摇头晃脑地享受着烤鱼在烧烤架上滋滋冒油的声音，毫不在意溅落在脚边的雨水打湿了裤脚。

这桂林的雨啊，“啪嗒，啪嗒，啪嗒”，像美人心，难估计。刚刚还是轻语呢喃，此时又如泣如诉，漫天丝雨又化为了颗颗珍珠，紧闭的木门外行人刹那间四散，吵吵嚷嚷地跑向屋檐下，在寺庙拥挤成堆，站在我旁边的妇人皱着眉扫去皮包上的雨珠，顾不上拉回撒了欢的孩子。个个蹦豆大的个子在雨中奔跑。雨水淌过孩子的发梢、睫毛、鼻尖、酒窝，留下的水痕又马上被不在意地一把抹去，挥手间的水花扬起画出弧线，与寺庙那古老的瓦当滴水上挂起的雨帘错落落地敲打上地面，我尚能听见身后院内从窗棂传出的木鱼声，伴着嬉笑打闹的声音在钟鸣里徜徉，悠扬古老的节奏和青春洋溢的回音一并传向远方。

这桂林的雨，“啪嗒，啪嗒，啪嗒”地下，下着下着，仿佛让人又遥遥望见身着唐装汉服的美人冲我回眸一笑，留下绣鞋轻踏雨水的足音在耳边回荡……